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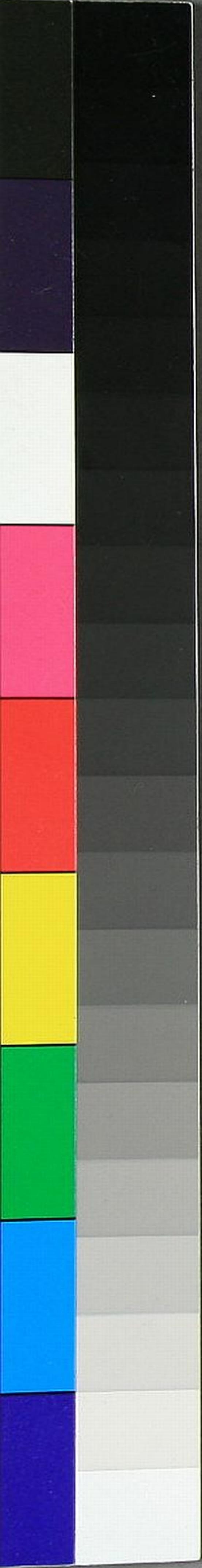
史論

安積良齋著

下

第2755號
冊數 2
第 2 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61A
2



文庫 11

A 1614

2

新四庫文庫

史論下

元弘建武之事

東奧 安積良齋著編

王室之不振久矣。貞觀而下。政出於外戚。平治以來。權移于武將。至于正治以降。則陪臣擅天下之柄。冠履顛倒。玄黃易位。何皇綱之不張。一至於此也。後鳥羽上皇震怒。欲召兵誅北條氏而不克。三帝蒙塵。其慘有。不忍言者。逮後醍醐帝。慨然將戮鯨鯢。而張皇綱。雖一旦播遷于隱岐。然誥勅之所感動。海內豪俊。爭先赴義。卒能殲北條氏。以雪先帝之宿憤。而數百年已移之。

史論

下

權復歸于王室。可謂英主矣。特惜其紀綱不肅而竟不能恢鴻業耳。夫國家之有紀綱猶人身之有筋脉也。筋脉井然。經緯錯綜于五臟六腑百骸之間而無所結。輻則血氣灌輸肌膚充盈毛髮皆有光潤。故明君必以正紀綱為主綱。以提其要紀。以理其細。凡生殺與奪黜涉賞罰之類。莫非紀綱所理也。若夫紀綱不正則賞罰錯亂。以至于亂。帝之播遷于隱岐也。北條氏餘怒未弭。其威暴之烈如猛燄迅雷之不可邇。而天下之將士奮不顧身棄妻子。辭墳墓。百戰而殪。強虜將以受茅土之封。傳榮利於子孫也。然而天下甫定。帝侈心即生。惟

遊宴是耽。冀賞與者。蒞擁闕下。而主司者不敢輒班賜。行貨賂者。得重祿。不行者。不獲一級。或與又奪之。或封之東。遷移之西。新田氏楠氏中興之元勳也。而與二州足利氏功不及二將也。而與三州甚則奪赤松則村播摩守護職而賜之以佐用。莊后妃僧尼歌童舞兒非有汗馬之勞而皆賜食邑。天下殆無餘地。賞罰錯亂。將士解体。是以足利氏攘臂一呼。則天下之士不復問順逆。應之者如影響。而天下復歸于亂矣。然楠氏新田氏並竭力於王室。而忠臣義士角立于海內。苟委楠氏而經畫之。天下之事尚有可爲者。而帝不聽其言。遂馴致

于楠氏殉國。宸輿駐蹕芳山林壑之間。當是時。雖有智者。亦莫如之何矣。推究其敗亂之由。無他以紀綱不肅而已矣。嗚呼。帝以英武之資。投千歲一時之機。殆復丕業於盛世。而竟以紀綱不肅。敗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三歎息焉。

護良親王

良俗コシト訓ス非ナリ

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後醍醐帝誅北條高時。其策雖出。睿斷亦親王所參決。帝幸南都。賊兵追擊甚急。親王力戰拒之。帝得入笠置。後帝狩隱岐。楠正成據千劍

破城。賊酋督百萬之衆圍之。當是時。未有一人提戈而赴援者。親王舉兵於吉野。以敗聲勢。絕賊糧道。海內忠義之士聞之。響應皆親王之功也。新田義貞倡大義於關東。直搗巢窟。而討滅之。元惡授首。群兇就戮。者以受親王之令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鬥。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夫親王之功赫赫如此。縱使有大過。猶當据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况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

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
寬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
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人，
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
義，遂為所魚肉，何耶？史載建武二年，親王謫於鎌倉，尊
氏弟直義鑿土牢幽之。是秋直義使淵邊義博害之。牢
中幽暗，親王方照燭讀儒書，見義博蹶然起曰：汝欲殺
我乎？直進奪刀，義博斫其膝，踏之。將斷其吭，親王縮頸，
嚙刀折鋒寸許，即拔副刀刺心者二。遂薨。義博提頭還，
示直義，面如生懼而棄。諸竹林中侍女南御方索獲之。

目未瞑云。嗚呼！親王以堂堂皇朝之聖子而為兇豎
子所害，極其慘毒。讀史至此，孰有不髮豎眦裂欲高直
義々博之胸而食其肉者耶？因竊謂：勲勞節義之臣，皆
有褒贈，誠朝廷之盛典、國家之美事。當時帝未察其
冤，故無矜恤，猶可也。及尊氏已叛，親王之冤始白，宜首
加褒贈，而寂然無聞焉。爾後數百年未聞朝廷有此
舉，竊以為闕典。若世有仁賢君子，為請褒贈，建碑於鎌
倉土牢之址，如湊河楠氏墓，又造直義々博像，縲之蹲
其前，如岳飛廟置秦檜萬俟卨像，則可以少慰親王於
九原而快萬世之人心矣。此亦昭代之盛舉，我將且暮

遇之矣。

北畠親房上

吾邦上古文武一途自皇子以至公卿入則翼贊鴻猷綜理機務出則建旄擁兵平盪叛亂才與德並茂文武惟其所用也中世文武之途始分近衛大將中將之職雖設而宿衛寡弱名存實亡加之以太平日久風俗柔婉如婦女子然昔梁朝士大夫戎冠高履莫能乘馬者建康令王復見馬嘶歎大駭曰虎也誰謂之馬耶侯景之亂百官皆束手受戮吾邦縉紳殆類之矣然惟非不能也特不習焉耳當後醍醐帝蒙塵公卿相從

于騷亂之中耳孺目熟皆兵甲戰鬥殺傷之事故能通武畧若藤原隆資藤原實世之徒足爲一方干城而親房尤傑出者矣親房偕其子顯信奉義良親王往鎮奧羽海上遇颶風舟楫四散與親王相失漂至常陸依小田治久招輯東北兵士高師冬率大眾來攻親房擊敗之後治久以城降乎賊親房走保閑城當是時閑東八州皆皈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數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々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賊兵日益盛因貽書於結城親朝乞援親朝已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

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爲南朝元老。先賢稱爲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詞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爲得春秋遺意。若親房者。謂之文武之良相。孰爲不然耶。

北畠親房下

道也者。原乎天。而具乎人。非聖人造之也。特教之爾矣。天生五穀。邃古穴居野處。飲血茹毛之人。不知也。聖人教之。曰。是稻也。宜下隰。是麥也。宜高原。是黍與稷也。宜衍沃。然後人知其爲稻。爲麥。爲黍。稷。而耕耘播種之法始立矣。三綱五常。天命之人受之。而倥侗顛蒙之民。不知也。聖人教之。曰。是孝也。是忠也。是仁與義也。如是。則得其性。不如是。則失其性。而後人知其爲孝。爲忠。爲仁。爲義。而講學之法始立矣。然則罔顧而橫目者。莫不有道也。奚獨至於吾國。而無道乎哉。鴻荒之世。典籍不傳。其道不可得而詳焉。果有道。則神聖所教。乃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道。曷嘗有二乎哉。北畠親房有曰。上古神聖。天照皇以三神器傳諸皇孫。神鏡也者。象正直者也。神璽也者。象仁慈者也。神劍也者。象決斷者也。此言蓋有所受之也。仲尼稱乾之德曰。其動也直。稱坤之德曰。直方大。稱人之德曰。生也直。々也者。合三才而一焉者也。仲尼贊易曰。顯諸仁。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洙泗所教。魯典所陳。皆仁也。仁也者。盡人之道。而參天地者也。仲尼舉三達德。而勇居一焉。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剛勇。云剛。云決斷是也。正直以爲幹。仁慈以發之。決斷以行之。三才之道備矣。聖人之事畢矣。三器之訓。鄒

魯之教。如合符節。何則。道也者。原於天。具乎人。未嘗有東西彼此之異。故斯心同也。斯道同也。神往聖遠。斯道不明。異端邪說。得投其間。而肆焉。臣弑其君。君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脊々亂矣。豺狼塞道。龍鳳潛窟。正成之仁焉。而死義貞之忠焉。而死顯家長年之勇焉。而死堂々。天子削迹于京師。驛于吉野。雖有親房。不能善其後矣。豈神祇不靈歟。世益下。而人爲鬼魅歟。其無乃神靈之道不明。而邪說有以害之也歟。安得起親房於九原。而商權之。

新田義貞

好利人之恒情也。苟不好利而惟義之從者，千百人蓋一人而已矣。利莫大於得天下，蘇張之所辨，良平之所謀，劉項之所百戰而爭，皆此物也。苟不以天下爲利而惟義之從者，千萬人蓋一人而已矣。彼義貞者，獨非人乎？何其不好利而好義之甚也。當朝廷紀綱不脩，武人思亂，時義貞一搖足，則天下不歸尊氏而歸義貞矣。然不以利易節，保護天子於艱難之間，誓不與賊並存。雖屢敗而志氣不撓，以圖恢復。既而帝爲尊氏所欺，不敢與義貞議竊講和，入京師，令之赴越前，其負心亦甚矣。而無幾微憤怨之色。擁親王入越前，日夜竭力。

於兵畧，欲以取日於虞淵，其盛族臣僕皆致死力相從。不幸時不利，先後殉國，莫肯一人降賊者。其忠誠義烈，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維持萬世之綱常，較之貪一時之富貴而遺腐臭於千歲者，奚翅天淵之相懸哉。夫義貞之大節，赫々如此，雖有小失，竟不可以累之。故修史者於傳中不載其失，爲賢者諱，極得春秋微旨。予則責備賢者曰：立天下之大功者，必投天下之機會。機會難得而易失，尊氏大敗奔西州也，賊虜爲之奪氣。當是時，卷甲而追之，可一鼓而擒此。王室中興之機會，其投不投，間不容髮。楠氏有見於此，故勸義貞西討。

義貞顧妮一婦人遂失之由是尊氏凶敵復熾勢如破竹楠氏諸將皆死而天下之事去矣嚮爲身死而不爲今爲一婦人而爲之嚮爲得天下而不爲今爲一婦人而爲之無乃失其本心乎莊周云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夫恒人妮衽席不過殺其身今殺數十萬忠臣義士於衽席之上不亦大可哀耶語云千仞之堤潰于蟻穴又云人不躓于泰山而躓于蟻垤千古英雄以此誤機事者不可更僕數嗚呼予獨爲義貞道乎哉

藤原藤房

曩予偕門人小玉伯宣浴伊豆熱海溫泉浴後步履村中有古刹焉曰溫泉寺南臨滄海雲濤萬里遠帆浮鷗明滅夕陽之間孤島盤踞儼如蓬壺浩然有遺世之懷住持僧延予晤語指庭中老松曰是閩山祖授翁所手植也授翁即中納言藤房掛冠後潛入伊豆創此寺居焉而世終莫之知也予感歎久之而返則夜已二更矣海氣淒然不能寐因與伯宣論元弘人物曰南朝雖多文武忠勇之臣而可托天下之大事者藤房也正成也親房也之三人者出處不同世成疑之然其不同者

迹也。其同者心也。善觀人者不於迹而於心焉。夫藤房以文官事。後醍醐帝相從于播越。顛沛之間。至三日絕糧。遂以此爲允虜所竄逐。及帝誅鯨鯢。復宸極而不思其舊功。禮接無所加焉。然不敢歛望。益致蹇蹇之忠。嘉言讜論。知無不言。而帝弗聽。賞罰錯亂。武人皆抱憤怨。藤房知天下將復亂。因天馬之事。極諫。時政欠失。帝大不悅。去之可也。雖則去矣。未嘗不願其君之悔悟。此其心出于忠誠。惻阻之深。而弗拂乎天理之公。可謂仁矣。正成以武臣受知。遇擁孤域。破勁敵。取日於虞淵。而叛賊復熾。正成屢進奇計。爲佞臣所沮。終弗用。

死之可也。雖則死矣。猶貽謀於子孫。竭忠貞於王室。此其心出于忠誠。惻阻之深。而弗拂乎天理之公。亦可謂仁矣。親房以文武長才。承優遇於後村。上帝言聽。策行位。又陞準三宮。固無可去之義。但時機已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然致股肱之力。鞠躬盡瘁。至死不渝。此其心出于忠誠。惻阻之深。而弗拂乎天理之公。亦可不謂仁乎。之三人者。其迹不同。而各自靖獻于先王。則其心曷嘗有異乎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於南朝君子亦云。伯宣以爲知言。距今僅十年。伯宣已化。爲異物。而予亦髮種。

種矣。意者藤公遺愛之松，獨鬱如也。

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室器錢之。是愚高時也。高時已亡，帝論功，頒賞以尊氏為第一，為三州守護，實為過賞矣。而猶抱缺望之心，戢翼匿爪，偵伺時釁，護良

親王知其姦，欲誅之，即賂寵姬橫加譏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自稱征夷大將軍，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飛揚跋扈之心，滋甚，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鬪。王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髮，弟直義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諭。又陽為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關，為王師所敗，蒼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欲復熾，然恐三軍諱叛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士氣，是非特

愚九州將士並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驛于叡山。乃詐乞降，回鑾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下將士皆為其所愚，弄獨屹然與之相抗，而不受籠絡者，楠氏、新田氏而止耳。名和氏、菊池氏而止耳。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指，嗾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黜亦墮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亦狡矣。然則尊氏愚人之術何如？曰：利者人之所以欲也，苟非忠義出于天性者，孰肯輕棄利而爭就害哉？當是時，帝怠政事，惟婦言是用，賞罰錯亂，除中興勲臣之外，排抑武弁將門士類，降為編氓，憤怨思

亂者盈海內矣。尊氏察時勢以為天下之土地人民非吾有也，城池兵甲非吾有也，名位爵秩金帛貨財非吾有也。夫非吾有而與諸人以得天下，則天下之土地人民甲兵貨財將捨我而安往？於是視貨財如瓦礫，視土地人民如草芥，舉以鼓舞一世之將士，將士喜其利也，躍然相率歸之，如魚赴淵，獸走壙，况帝復驅而就之，此其所以愚天下籠絡之也。雖然，我以利誘之，彼亦以利應之，有利則就，無利則去，故直義弟也，而叛之直冬子也，而叛之高師直足利高經腹心也，而叛之山名氏清仁木義長仇牙也，而叛之其他將士，忽服忽叛，紛如

亂絲終其身不能混南北戡騷擾其餘毒延及子孫雖
閱十三世而叛亂相尋遂無寧歲以迄于亡是以聖人
之得天下以誠不以詐以義不以利國祚綿延維持鞏
固數百年之久而無一旦土崩之憂正為此也彼尊氏
者何足以語之

足利義滿上

足利氏以詭謀奪天下是逆取之甚者其子孫尤不可
不順守焉且天下之基業雖由其祖創之而定一代之
制度致國祚於長久則適在三四世之際周武王討殷
紂定天下至于成康而禮樂乃興焉漢高祖平秦亂開

帝業至于文景而德澤始遍矣尊氏之取天下固不得
比周與漢而義滿之承統則適當成康文景之際寧可
不為百世鞏固不拔之大計耶義滿以雄畧和南北誅
叛臣細川山名仁木大內諸將雄跨于一世而不可制
者皆既剗鋤而列侯宵息不敢出聲氣當是時義滿能
正一代之制度馭群臣以禮鎮諸侯以義使其兵權潛
移默奪而無跋扈飛揚之患則子孫之禍未必如此其
慘烈也義滿定幕府官制斯波細川畠山氏更為管領
謂之三管夫管領者執政之職也擇賢才宜莫大於此
彼三氏者皆勲舊貴戚其所領連數州兵力精強加之

以宰執之權。是傳虎翼也。苟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必專權弄威福。視人主如弁髦。不亦太危乎。往時源右府以外戚時政為執政。天下之權終歸之。然義滿蓋謂賴朝任一人。故權假之。我今三氏更掌之。必無患焉。殊不知不擇賢才。而惟三氏之任。是生三虎也。況使其管轄數十州之諸侯。是委虎以肉也。故應仁之亂。自管領起。而諸侯分黨相援。數十萬之兵。躡藉于闕下。禍亂之烈。振古所未有。豈非大臣專權之患耶。漢光武定天下。大饗功臣將士。增封更邑。然不敢任以政事。唯鄧禹李通賈復與三公參議國家大事。故功臣皆保其祿爵。使義

滿有見于此。吾知其能正官制。而無大臣專權之患也。尊氏急故取天下。不惜土地人民。以餌諸將。待之如驕子。故諸將挾土地兵甲之力。視君如同列。少不如意。即圍視而起。然彼豈不欲子孫之榮久。我善駕馭之。孰有不收手而服從者哉。賈誼憂諸侯強大。說文帝以分封其子弟。帝不從。遂有七國之亂。後主父偃以此說武帝。始分封子弟。而諸侯衰矣。宋太祖懲藩鎮之弊。與趙普議收兵權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義滿知之。則處之必有其道矣。南朝正統所在。玄黃相戰。五十餘年。幸而講和。苟不負其誓。則兩宮相輯睦。而南朝諸將必無憤

叛之憂矣。且南朝忠臣義士裂首決腦殉社稷之難者多矣。其子孫茹艱苦。飲泣血。竭死力於王室。是亦大可嘉賞者。若能旌其忠節。恤其孤寡。結以恩信。彼亦必知理勢不可抗。相率以服從。而天下帖然矣。凡此者。當時之要務。天下大計所係。而義滿曾不之察。喜虛文而不求實功。尚豪華而不顧禮分。要高寵。僭乘輿。搆花。邸金閣。通使於明。受其封號。此猶亂袴子弟。鮮衣華服。盛其騶從。以自誇耀于閭里之間。肩間栩栩。有得色。不知自君子觀之。大可鄙也。其識見如此。故當正制度。闕太平之秋。而不能為子孫定大計。卒之一再傳。而天下

大亂矣。不亦可慨之甚哉。

足利義滿下

夫定天下之大計者。心辨天下之大勢。何謂大勢。建都。是也。建都者。國祚脩短之所係。風俗美惡之所由。治亂興廢之所關。故賢主尤致意焉。周文王都于豐。武王都于鎬。並在雍州之境。及平王東遷于洛陽。而周室不復振矣。漢高祖初居于洛陽。聞婁敬之策。即日駕而遷于長安。可謂能辨大勢矣。宋藝祖沿五代之舊。都于汴。然其志欲遷于長安。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秦王光美諫止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後果有靖康之

變魏孝文帝去平壤遷于洛陽群臣或諫不從元魏之
勢由是衰矣天下猶噐也置之安處則久存置之危地
則不久而壞况所置已危又玩撫之震撼之其有不速
壞乎今夫錄倉乃吾邦之長安也負山帶海土壤衍
沃士馬精強天下莫能尚焉往時賴朝建霸府北條氏
襲其舊而尊氏亦嘗創基業焉然則足利氏所都莫錄
倉若也尊氏何不遵賴朝故事身居錄倉建府於室野
遣有司護京師以定百世不拔之大計乎然是時
南帝駐驛於吉野互相交兵勢不得不居京師迄于義
滿混南北定海內也無復王師之憂若能遷霸府於

錄倉以八州為巢窟以奧羽為羽翼以駁遠甲信為爪
牙無事則可以鎮京師而朝諸侯有事則可以西面而
鞭撻之非百世不拔之大計也歟自賴朝執權天下之
大勢業已割一大鴻溝矣固不可以京師之風治武人
也決矣京師建都已數百年風俗日益以華靡人情日
益以優柔且其地形類洛陽四戰之區足利氏不察而
奠霸府焉故為京紳風習所帆轉驕奢僭擬職此之由
武毅英悍之氣亦易銷鑠也鎮錄倉則不然賴朝之遺
風餘烈猶有存者士皆相尚以勇悍相競以弓馬隱然
有宰制天下之勢矣惜乎義滿慮不及此仍置義詮于

錄倉而其子孫皆恃富強抱覬覦之心至於持氏遂分
裂不可收而室町亦已壞亂矣

細川賴之

爲君之難莫難於知人有才不足而節有餘有節不足
而才有餘捨其短取其長器而使之天下無棄人獨至
於托孤寄國政則非絕倫之才不可奪之節兼資而
俱備者不可也三代以下惟漢武帝蜀昭烈知人能任
故身沒而社稷安若唐宗太托孤非其人遂啓武氏之
禍知人其不難乎足利義詮非有雄傑之姿曠世之聲
顧能擢賴之爲管領托以義滿其知人之明視武帝昭

烈不多讓焉賴之果不負顧託擁幼主於南北騷擾之
際理政教脩禮義重名節勵廉耻梟將悍卒莫敢枝梧
士風爲之一變尤可竒也何則尊氏以叛逆爭天下南
北分裂互尋干戈士之守忠義重名節者屬于南桀黠
嗜利無廉耻者屬于北尊氏又啗之以利豢養如驕子
是以將士恃慢不恭無上下之別禮義大壞廉耻掃地
振古未有如是之甚也賴之欲違變其風如以一簣障
江流而執政未久風習頓革者其才力氣節有以鎮壓
之也當是時玄黃相戰殆五十年矣南朝忠臣義士
橫屍暴骸於草野者相枕藉而子孫繼其志奮赤手張

空拳以當百萬日滋之師視死如飴賴之以爲吾力雖
足以殲南軍遷神器而名分不正忠臣孝子之心亦可
憫矣因奏請成和南朝不聽賴之以不介意不敢復
加兵者數年其通於國体明于天下之大計如此且諸
將狃於秦養如豺狼之不可羈地大兵強有跋扈飛揚
之志賴之先修禮義欲以漸除之不幸爲謗人所構義
滿不顧乃父之訓怨逐之弟業氏勸舉兵圖廢立賴之
不許恬然上道退居於阿波若將終身焉後義滿感悟
復召爲管領則起應命山名氏清之叛與義滿決策一
戰而誅滅之以除大患其出處進退之際能剛能柔專

爲社稷盡忠誠曾不披震主之威而營其私非有絕人
之才不可奪之節安能至此哉吾嘗通考足利十三世
之間諸將驕恣少不如意輒圍視而起甚至行弑逆擯
廢立其能守名節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心者惟賴之一
人可不謂賢乎哉義詮知而任之其明亦不慚於漢武
蜀烈焉或曰任賴之者基氏薦之也

足利義政

足利義政好奢侈嬖群小征賦什倍前代天下凋弊近
江士人熊谷某好學密上書幕府極論時政義政怒奪
其邑逐之子謂天下將亂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立

史論
十八
朝廷者皆公蠶斗筭之徒。僂首承睫，阿諛洪湏。惟固寵，持祿之是務。是以奢侈益長，而不知諫之紀綱益壞。而不知正之乾象變于上，人心叛于下。而不知為其戒。天下之勢駸々焉如弊船之陷于深淵，而不知為之防。遂至敗亂四出，不可振。世稱人主之庸愚者，必稱桓靈。然桓靈之世，猶有忠烈慷慨之士，群起于其下，砥礪名節，抗論時事，侃侃不少回。避雖駢首聯頸，就菹醢之誅。而正氣直詞，震撼宇宙，足以振起天下忠義之心矣。是猶有可稱者。至于義政，則闔朝皆斗筭小人，佞媚成風，莫肯一人致直諫。是以益耽驕奢，樂宴游，冗費不貲。熬天下之脂膏，椎生民之骨髓，以填溪壑，無厭之慾。禍亂將起而上下同惡，恬不自省，不及桓靈之朝遠矣。當是時，幸有一人焉，悼天下之將亂，怨生民之塗炭，上書論時政，所謂啾々百凡鳥，獨見孤鳳皇者，尤可歎竒焉。且其人不出于朝廷百僚之上，而出于草茅布衣之中。義政宜加崇褒，以立從其言而赫然震怒，奪田宅，逐之在廷。諸臣袖手不敢救止，可謂朝有人乎。仲尼曰：天下有道，則廢人不議，廢人之議必有其政事不足服人心者。政事誠善，人心誠服，孰肯議之者。故先王闕四門，建四聰，謗木諫鼓，以達下情。惴々然惟恐其過之不聞，此其所

史論
下

以民情通而天下治也。堀秀政移封于越前，有人書其闕政二十餘條，揭于通衢者。有司見之，大怒，以示秀政。曰：「下侮上，誹謗政事，罪莫大焉。」請亟搜索，以致顯戮。秀政取而視之，默然良久，俄起盥漱，整衣再持，而捧之曰：「是天使民言也。乃會諸有司，覈其所言。凡政事之不便者，悉改之。一國大悅。天下稱爲名賢嚮使。義政從諫，改過如秀政之用心，則天下奚患不治？國祚奚患不永而士民奚患不安也哉？」

北條氏康

北條長氏奮赤手取豆相二州。氏綱、氏康亦皆一時名

將。遂畧定八州。何北條氏之多賢子孫也。或曰：上杉謙信攻小田原，氏康嬰城不肯出戰。後武田信玄圍小田原，亦然。其畏甲越如虎，則名將亦怯乎。曰：此乃所以爲名將也。軍志曰：知難而退，氏康固知甲越之不可抗與。其終不能拔，故堅壁清野以老之。及其惰歸而出，輕騎躡之，奪其輜重，是不戰而屈人，兵能以怯勝者也。非名將而能之乎。當兩上杉與足利晴朝大舉圍川越時，氏康提兵八千援之，大敗八萬之衆。名震關東八州。豪傑悉降，蓋其以寡兵當大敵，決然不疑者。固已知兩上杉諸將之易與，故聚之川越。一舉取之，如探囊中物，是能以

勇勝者也。昔者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於渭水，亮屢挑戰，懿堅壁不肯出。亮遺以巾幗，婦人之服，其麾下皆以為怯。既而亮死，蜀師退，此亦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懿之討孟達也，六隊並進，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是兵法之所甚忌，而遂拔堅城，斬孟達，是豈真怯者也哉！梁韋叡禦魏師於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闢大塹，起高樓，衆頗議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魏軍乃退。夫審彼我之勢，知強弱之情，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因時變化，不拘故迹，岳飛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者，當於是焉觀之矣。氏康頗通韜畧，故

能怯能勇，非有全勝之策不動，非名將其孰能之。若武田勝頼，知勇而不知怯，知進而不知退，長篠之役，懷諫自用，一敗不復振矣。予特表而出之，以為世之專勇者鑑焉。

北條氏政上

明主之治國，擇忠良而任之，其立制定法，必以經常簡易為要。經常則易守，簡易則易從，故民安而國治。及其衰也，職不得其人，法令繁多，文簿填委，勾稽期會，不勝其煩。是以吏愈多而事愈亂，向者一人理之而有餘，今則數人理之而不足。向者一日治之而有餘，今則數日

治之而不足薄領之叢脞。訟獄之冤滯。廩祿之冗費。苞苴之交通。莫不此之由也。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豈不信然哉。北條氏親以羈孤窮悴之身。披荆棘。立基業。法令簡易。士民悅服。氏綱氏康承其緒。遂龔定八州。迄于氏政。不思祖先華路禡樓之勞。妄自尊大。好奢靡。近小人。氏親之業衰矣。時有浮圖。通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問之曰。三五十十年前榜令四五條而已。今則三陪焉。夫德薄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則君孤立矣。不亡何待。由是觀之。氏政之亡。不在于豐公東征之日。而在于政令煩多之日矣。而氏政不知。

耽宴遊。喜聲色。譬猶卧于積薪之上。而不知火氣熾。已發于其下也。諺曰。旁觀者知當局者迷。人之智不必相遠也。惟爲私意之所錮。利欲之所蔽。遂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者。徒恃威力之猛。法令之密。而不知經常簡易之爲可貴。是以儼然行脚僧。猶一見知其亡矣。况雄畧不世出之豐公。固知其亡久矣。故斷然用兵。而不疑不亦宜乎。

北條氏政下

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爲將者不可不察也。予觀氏政之用兵。與此語相背馳。能無亡乎。豐臣氏之遣使。

趣其入覲也。趙趙不果，反請沼田。太閤偉畧固已籌之熟矣。然勉強副其意，氏政猶不入朝。顧出不遜語。於是太閤用兵之意決矣。親率精兵二十五萬征小田原。氏政不敢西嚮，發一箭，僅遣氏勝諸將守山中。已則擁兵數萬守孤城，坐待大敵。何也？氏政蓋謂往年上杉謙信提十萬之兵攻小田原，乃父守城不出戰，遂解圍去。後武田信玄入小田原，亦然。我家已有成法。西師曠日持久，必師老糧竭而歸。我可得志矣。甚矣不知彼己之勢也。氏康智勇絕人，知甲越二主不能拔，故堅壁老之。今氏政才不及乃父，豐太閤雄畧偉度，又非甲越所及而

麾下名將，盡一時之選。氏政顧欲比之平氏富士川之役，愚矣。毛利氏土地兵馬之強，過北條氏而輔之以二川之雋，然知太閤可霸天下，不乘其危而返與之和，此神解。孫子者，氏政此之不師，徒守故轍，何異於馬服君子讀父書而敗死哉？予爲氏政籌之者，初太閤徵其入覲，即束裝上道，推誠求哀，保祖宗舊業上策也。不然則捨八州諸城，悉聚于小田原，可得兵八萬，散金帛饗將士，慷慨流涕，示以必死，一軍自函根下，一軍自韭山出，大戰于富士山下，決羸輸於一時，是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或可以徵倖方一，即敗死亦不失國君死社稷之

義中策也。擁大兵據孤城坐待敗亡是爲下策矣。昔新田義貞率大軍攻鎌倉尊氏親督將士下函根而戰大敗之。毛利氏之殲陶全美於嚴島織田氏之殲今川義元於桶峽此皆氏政所宜師也。氏政既不出於上策又不出於中策顧以下策爲得計其亡無足怪者。雖然守孤城禦二十萬之衆者半歲太閤終不能得一首級僅以詭計降之蓋非氏政之力乃麾下將士捍禦所致亦可以想見八州英武之風矣。獨八州將士曾無一人爲氏政畫此策者何也。或曰北條氏規嘗言之矣。

織田氏

名教之不明久矣。足利氏凶逆奪天下遺德餘習淪人之心髓亂臣賊子接迹於海內先王之善政美俗蕩然掃地而盡矣。於是天下大亂英雄割據相爭者凡三十餘名。獨天降大任於織田氏使之定數百年之騷亂其輔將軍尊天子焚叡山屠長島平諸州討兇逆勲業赫烈可謂曠世英主矣。然而其知審於利害而不察於名教賞罰失當者不少豈不惜哉。松永久秀事三好則弑三好幸義輝則弑義輝罪不容誅乃其勢窮而降也。宜戮之以正弑君之罪。明名教於天下而非唯不加戮反與郡邑是賞不忠也。明智光秀質其母誘殺丹波國主

秦秀治。敵人大怒。磔殺其母。非光秀自殺之也。一問耳。尤宜正其罪。以明大義。乃置而不問。賜以丹波。是賞不孝也。且光秀忍于母。能无忍于君乎。然則本能寺之變。非光秀弑織田氏也。織田氏自致弑也。或曰。天下潰亂。既數百年。唯知攻城野戰之功。求利而已。曷嘗知仁義禮樂為何物哉。子舉聖人之道。論之猶秦韶蕭於鷄鵠之側。被狙猴以三代之衣冠。彼不艱然怒。則啞然笑。甚哉。子之迂也。余曰。道之在人心。萬古一日。不以堯舜而加焉。不以桀紂而損焉。戰國之士。果无此心。皆化為鬼魅也。忠臣孝子。貞女烈婦。出於戰國之間者。班班史籍。

亦足見民彝物則之不可泯矣。織田氏英主。豈无仁義之心哉。其征北畠具教也。拓植某弑具教。以降織田氏讓之曰。汝為人臣。弑其君。以降不可赦也。斬以徇。此其正大光明。足以扶植方古之綱常矣。然而不誅。又秀與光秀者。乃為利害所錮也。他日嫉二人太甚。慢罵之。楚撻之。如仇讎。蓋雖一時為利害。容忍之。竟有不嫌焉者。其心之不可昧。亦可見矣。向使織田氏不為利害。錮其心。而捕二人誅之。非唯明名教於天下。抑免弑逆之禍也。惜夫。

豐臣秀吉上

史論
五
霸天下者非必有攻取戰勝之勇也。非必有運籌出奇不窮之智也。要在於攬群雄之心而已矣。苟攬群雄之心而發縱指示使其當勦敵陷堅陣天下不足平也。若恃我智勇與群雄較勝敗於戰鬥之間群雄皆爲吾敵天下將何時而定耶。然則攬群雄之心何爲而可。土地金帛可以攬之乎。高位重爵可以攬之乎。曰不可。夫徒以土地金帛高位重爵爲餌吾餌有限而群雄之心無限以有限供無限如沃焦釜灌漏卮舉天下不足給之且以此爲餌是所以待鄙夫纖人而非所以待群雄也。士固有得千金之利而不喜而能殺身於一言之下者。

何則有信義焉以感之也。故信義之所感不領土地金帛而喜不與高位重爵而服既喜且服矐然以我爲可仗而不可叛然後隨其有功而賞之以土地金帛寵之以高位重爵彼益喜而愈服此馭羣雄之道也。豐臣秀吉嘗說美濃大澤某降之織田氏疑其詐欲殺之。苦諫不聽乃退告大澤使亡去而以身當其怒。美濃豪傑聞之皆爭屬豐臣氏而雲蒸之勢自茲始矣。其與毛利氏相持京師變起秀吉不秘即告以實而毛利氏和立成矣。迄于平北陸上杉氏未服秀吉從十餘騎直入越後而上杉氏約忽成矣。夫毛利上杉蟠據十餘州帶甲數

萬士馬精強。非竭數年之力，不易服而太閤定之。立談之頃，何其壯也。其征小田原，會諸將指地圖，部署真田昌幸在末座。秀吉進之曰：「吾以汝爲山道先鋒。」昌幸退而謂人曰：「殿下一言，榮於百萬石矣。蓋是時天下久罹騷亂，人情危險，雖有父安，知不虎；雖有兄安，知不狼。覩々然，惟恐其叛而噬我也。況乎敵國外患相欺，以詭謀相擠，以機穽而秀吉獨披肝胆，示信義，或暴白大事於勅敵，或挺身入悍穽不測之地，此其所以鼓舞籠罩天下之羣雄而定大亂於數年之間者也。雖然，秀吉信義乃霸者之微權，假焉而營其私，與聖賢作爲迥然不侔。

嗟夫！此秀吉之所以爲秀吉也歟。

豐臣秀吉下

天正十三年，豐臣氏歲入二百萬石。府庫稱之曰：「吾不可獨自封殖，乃分金五千枚，銀三萬枚於諸將。十七年復分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千文武百官。予謂豐臣氏此舉可謂英雄之度也。昔者董卓貯財於郿塢而敗亡，德宗豐瓊林大盈之積而出走，聞太閤之風可以愧死矣。特惜其不頌於所當頌而頌于所不當頌，何則？諸將有封國，文武百官有秩祿，乃優與之而天下無告之民反不沾一金，是繼富不周急，何與聖人之言相反也。

豈臣氏起自人奴。謏々然。恐諸將之早。其寒族而叛已也。故不儉土地。以啗之。又屢為駭。世絕俗非常之舉。以震動天下之視聽。欲使其畏服而不肯叛焉。而不知民之可重。甚於諸將也。孟子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千古奇論。亦千古確言。雖聖人不能易矣。蓋孟子之時。天下大亂。人主唯知屠城畧地之為利。而不知斯民之重。故孟子以此激發當世。而至理亦不外乎此矣。吾邦元弘建武以降。四海悉化為戰場。至足利氏。李世壤亂極矣。英雄割據者三十餘名。視孟子七雄之時。更有甚焉者。男子終歲不釋耒耜。而不足供兵糧。女子窮年

不下機杼。而不足充征衣。加之。以潛輓之勞。搖役之煩。其周知亦甚矣。且王室租稅之制。大約二十而取一。及鎌倉置守護。於正稅之外。每段取糧五斗。織田氏六民而四公。豐臣氏縮畝數。廣稅額。又有課役賦調地子錢之類。不翅什倍於王室。奈之何其不窮且盜也。然無赤眉黃巾闖賊之禍者。封建之勢已成。守護地頭皆武人。提干戈據城壘。故勢不得起也。勢不得起。而憤怨慘戚。無聊之心。則有之矣。况無告之民。俵々乎無所哀顛。遂淪胥。而為溝壑之鬼者。不知有幾千萬也。為人主者。詎可不測然動心。思其所以救之々道邪。王室之

隆免一年半歲之租者。史不絕書。鎌倉以還。惟聞增賦。加稅。未聞能蠲半歲之租也。豈或有之。而史不書歟。抑軍國多費用。雖有賢君明主。勢不能免租稅。歟。當是時。豐臣氏以其頒于諸將百官者。頒賜於天下民悅之。如大旱之得雨。仰之如赤子之於慈母。其遺祉流慶于子孫。宜何如哉。百官諸將。雖不受其賜。亦莫不手額相慶。曰。天下不世出之仁主。又何怨叛之足憂哉。雖然。豐臣氏此舉。可偶為之。而不可常也。聖人之政。則不然。曰。惠而不費。

史論下畢

明治十三年一月六日 翻刻御届
全 十三年三月出版

故人

著者

安積良齋

翻刻

東京府士族

田中菊雄

出版人

東京府管下伊豆國附
大島泉津村

010190529253

48-13654

